



821033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四

一

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
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
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
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
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
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鏡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
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
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其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六

三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迫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嗑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四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竒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
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
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
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
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
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
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
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
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
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丸
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
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
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
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
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
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
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

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路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四

六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響缺紫閭長青三嶺日又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又抵家是觀也洞巖竒於陰五泄竒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竒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千仞雷輓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閩記

代

周匝通顯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四

七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閩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
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
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漁通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汝吐吞改水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斬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開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瓮一也。靳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明田旣稅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九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旣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隄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衛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三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闢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魁雖苛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徐文長文集

卷二函

十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於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子嘗與聞也遂以記謁子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鬻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豈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鬻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

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
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
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
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
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
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
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三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納
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
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
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
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胃而發揮於事
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
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
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
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其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
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輩某其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
母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
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
東踰若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
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
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
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母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十四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躕掩映大有風容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買於
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歿塋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旣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

人也。子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荀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子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真人半禪庵記 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
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鶩鷄學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
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
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
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住某宗朝爲大理評事
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
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
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
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
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漶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至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劉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涓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穉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其遂頓首作詩

曰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九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
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駟至霸虜
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
代爲明臣自刻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
始賦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
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
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
則自公始旣卜四至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典
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鑑文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三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

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蠟每誦此公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

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

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

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

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

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

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裙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五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惡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既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閱暢足稱大篇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三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惡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汝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壘石高若

千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
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
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
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
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
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
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五

二十爲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
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
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
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
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巨畝
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
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
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五

一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伊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儼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番禺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儼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卷之天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五

二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
神之跡顧漫不知也其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
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
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
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
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
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
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
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竒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
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
獄旣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
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捨者以存信爲作
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俾代羽以翼兮
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
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
稷稷兮儔善而寃儔慝而極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為已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為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五

四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
生先人秉憲為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為太府罷
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
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菹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
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
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觀善當軸者以書昇先生
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
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
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 慈壽太
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
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
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
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
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
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備潔牲卜吉治室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
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至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徐文長文集

代高督學

其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北口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且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旣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五

七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則舉觥相賞喝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真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霖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
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任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王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竒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五

八

章緩弦惡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鷄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遠指勁不啻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奉命麗公碑文

狀

序述無一雅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王宴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饜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
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
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
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
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
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
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
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
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輪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子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一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譏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五

十一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攬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地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五

十三

今幾且實然其玉太天樂君則之何士謂之
之而亂書於予觀固其宜也異却号妹虫君濂之不
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
曰卧然不平思我隱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
以繼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文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
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六

一

卒得詆徙荏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
布衣以懃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且莫射捶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竒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旣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帝崩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 上感君懇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于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帥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率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鬼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曰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六

三

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
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
旣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人力拒其兩門乃始
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
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
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
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
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
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
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
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
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
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
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
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

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曠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纒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
葬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
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
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
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聞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累
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
十年數竒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
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
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
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
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
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
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暇者食之終其身爲
一寔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
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耨鋤兄
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
書山中雷被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晳面

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寥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餼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辨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六

七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充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抒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叅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惟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哀且命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把今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一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鏑師叅議胡公某其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蹠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顓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徃徃傾囊然至貴游或黥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顓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
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
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貓睛睽睽若果
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荏平清豐時當吾
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
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
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
君曰辟諸山川扈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
諸子來告曰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
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
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跂緝過我之日兮風伐木
樸兮檄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
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父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詭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其年月日死計至渭哭寺

中幾絕以某年月日塋某所不給涓與某稍會歛以

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翦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

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

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竒之及長修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七

四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闈冬燠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翁以構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為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

言一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五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路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其年月

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兒

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舅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七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鞠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未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塋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感，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迨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澆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繒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九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塋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其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
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
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
後發恐渭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
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
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
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
頭夜網魚歸洎門忽墮水起而愴然有神馮焉聲音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十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
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
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塋舅姑側去可三丈許
銘曰悲哉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鬼悵然其踟躕
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鬼釋然而勿愆
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音必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寬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

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裊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

儲糴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諾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劒圖畫數其
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
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
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
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細，當盡斥諸註者，繆戾
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
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
迹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
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七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鏞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
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
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
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
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
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
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
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
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村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邕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啣渭既髡而刺遲憐融
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墓表

山入陳山人墓表

墓山人高安濶視處筆餘恢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七

七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頽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竒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韞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日鬱鬱

得竒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竒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浴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凌跨恢弘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已意工瞻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筵辭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閤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瞶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目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

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千丈、各
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徃復箋札、掇酢去留、目營心記、
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徃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
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
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
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
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
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子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
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
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
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
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
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嶺
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
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
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人當自知之也

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人脫稍相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

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

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八

一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
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
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
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
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
夜於 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
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
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
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

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遯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勲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薦易草移城隍所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冷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遲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梏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
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
帖用工則商輦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疋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亭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

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蠆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
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
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
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

軍典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狸兎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既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曰爲勸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
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
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
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
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
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
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
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迴剗。師我紀我監。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一。與則器不至。是職志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身。而取。王。或。知。首。道。氣。靈。氣。素。香。而。道。

伏惟八帝君禍福續命居佑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

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

微成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

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日儼如在以飯依

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

焚香合五體而投地請別書外同香未識尊星氣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

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

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惟何必不言總領鬼竄詎拘

步降。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祭文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蹶，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漢。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比，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珌。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對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真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九

三

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涓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涓罪亦可少原焉涓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發長苦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

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九

四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簣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尚嗑嗑也寧忍無一語遺誨見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竒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
兒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穉女吮痰藜父咀
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蕘子齏芥命之
曰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廳女其啖麩
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健女其食已之肺肝有淪此
盟百神其歿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管兒一百蚯蚓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梁和羹清酤大人
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王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九

六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王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旣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羈。彼如不愠。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筴。輦素逆旅。令我毫揮。酌以荷花。鴟豕侑壘。追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筠之萌。子如不嫌。箒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鬼死。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徃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宜。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鷺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匱。人徃謁公。以我墨贄。昌歎瘡痂。愈噉愈着。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

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晉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遣人。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九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真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壯激衝冠而攬髻以听听。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聃之產鷺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鷺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聃之玄鳥鷺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法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子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願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願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上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子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徃徃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願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

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曾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九

十一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牲酒旣戒。薦以告虔。永迪

後輩

縣祭文

有鬻玳瑁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玳瑁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玳瑁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

而十扶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九

十三

之公。司之慎。鄉社旣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祭文

其入心其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雜著

隍災對

二篇與探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
諸顛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一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
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
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
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
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
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杭世
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
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
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字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循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天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

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墮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斃與舍而作與曰斃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禡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墮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耻耦而今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管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鵠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鵠也耳而神不能庇令楮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

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切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鵠其何知。以子爲昇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曰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珪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五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珪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王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葬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更始定諸墮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裨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既還道病歎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玉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噪突
入號追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觀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旣首我而領牒
赴省試則躡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八

壽中軍某侯帳詞

水滸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壑
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喬之盟寫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閭帥鷹揚賦質高懷

每在風颺。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起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携矢以校優。歸縮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會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膠。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之外。自襲狡狴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筋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鼓滿霜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逋禽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疊鼓。翻鴈鷺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謚。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十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裨徵蕪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鵠甲。爭看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典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

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墓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黠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十一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糶
補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誦。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軋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鞅鞅非真。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鷗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醒。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與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十三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禍寬博。揣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闕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尚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穎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磬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羹。見於牆。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嶢嶢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猪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猶尚得迎田蜡。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十四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輶二疏駢麗中另有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旣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襄。薦芳登粢。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龜叔牙之後

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稍

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不顯英威既

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

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

蒙陰騭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

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五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

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

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

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

鑿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壘在手再挹流黃

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齊坐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嘖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

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駟焚燎

又嘗琴文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峯。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十六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于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間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踰。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斷。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鷓鴣焉。鷺鷥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

繙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
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
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
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斂也。若鳥獲舉千鈞
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
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
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詞理調鬯自然玄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
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
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
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
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
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
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
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
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

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惟是患也。既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境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泯之良時。亦代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以見起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喑爲于。于爲喑。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臆。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旣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涓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旣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

字通復

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五

函古文叅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旣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已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逆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

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

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

慎都不檢點以為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

則慎將謂一誠即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叅同契跋一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三函

慎之序刻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

反謗其偽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為仲 杜一誠自序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一冊箋註三篇為一冊一三類

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類類篇未各有序

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

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杜一誠別序不著日月中有

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 楊慎序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

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叅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

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

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

為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

書也可
知矣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臃膩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三五

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輪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田而水勢之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終

